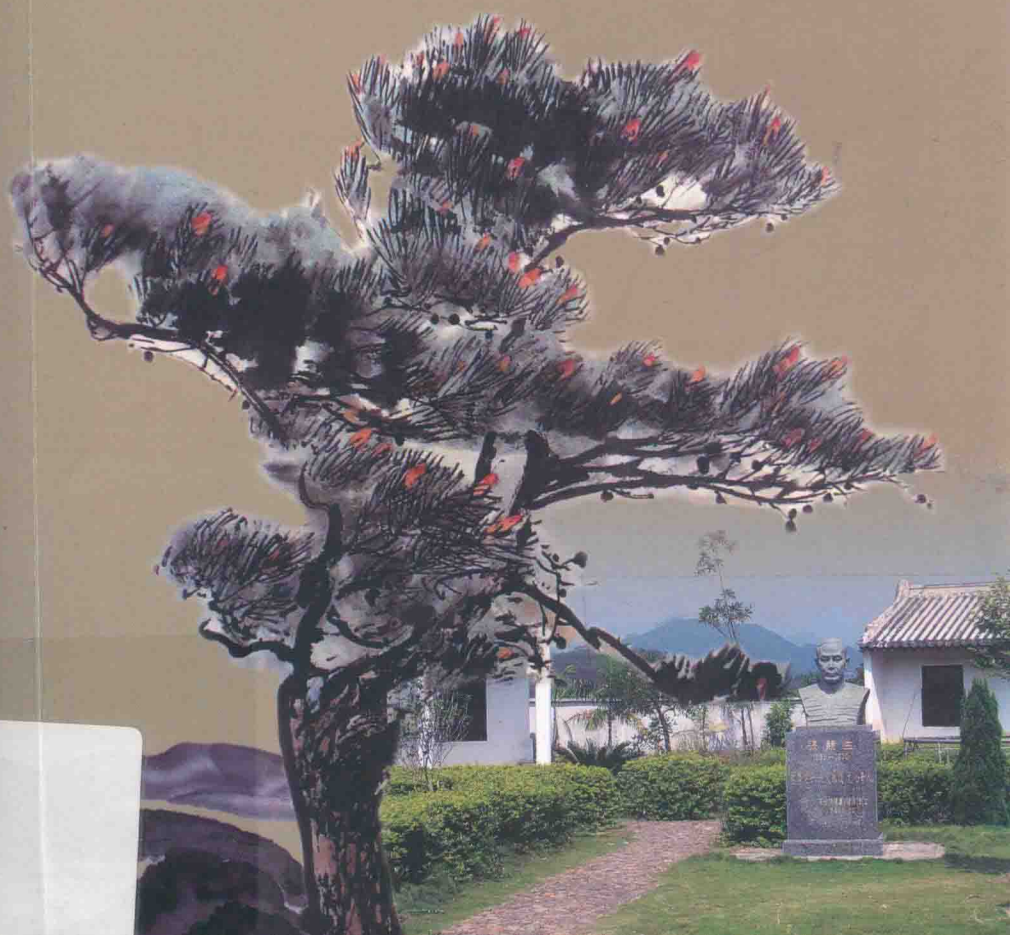


坎坷

(第一部)

故園是夢

虎文 著



坎坷

第一部

故园春梦

(又名《旧寨园》)

虎文 著

本书由广州科教电脑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茂声先生
赞助出版，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仅以此书献给亲爱的父亲张竞生
博士和亲爱的母亲黄冠南女士。

人生没有迈不过的坎。

——题记

吾辈要奋斗。

——男主角名言

记忆中最美的春天，
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

——歌词

(封面题字——本书作者)

序

岁月潋潋如流光，斗转星移，瞬间已离开故乡一个甲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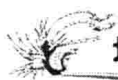
诗云：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本人写小说的初衷，就是“往事”涌上了心头。什么往事呢？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啊！

那时候，我们一家在广东省饶平县浮山区大榕铺村的“绿窝”——旧寨园里——过着平静而温馨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家发生很大的变故：解放初期，父亲被召往广州南方大学学习；母亲不幸逝世；遗留五个幼子，最大十五岁，最小才一岁多。兄弟五人历经人间沧桑，尝尽了生活的苦头。

《坎坷》第一部——《故园春梦》（也称《旧寨园》）就是描写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解放后土改期间这段错综复杂的往事的。写这本书，本人是爱和恨交加的。爱她，是因为那是养育我一家的亲爱故乡；恨她，是因为她给了我们许多痛苦、打击和磨难。不过还得感谢她这种打击和磨难，它使我们坚强百倍，也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增强了对生活下去的信心。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初，父亲平反，恢复了名誉。2006年，饶平县人民政府拨款重建旧寨园，辟为“张竞生公园”和党性教育基地。后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拨款扩建“张竞生纪念馆”，以纪念哲学博士、北大教授、文化名人张竞生先生。他的学生张与照先生捐赠塑像三尊，一尊石像立于旧寨园，另两尊铜像立于父亲创办的启新小学（现为启新中学）和浮山农校（现为饶平五中）。

为了纪念这位文化名人，1998年出版了由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中孝先生主编的《张竞生文集》两卷本，该书已发行海内外。全国许多学者专家先后撰写有关父亲事迹的著作几十种之多。其中由广东著名作家张培忠先生撰写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一书已于2008年出版发行全国。但有关母亲黄冠南的著作却廖若



晨星。因此，本人想在书中多写这位前岭南大学^{（即中山大学前身）}法律系本科毕业的学士——母亲黄冠南女士的事迹，使她的美丽、温婉、善良、能干、教子有方的品格得以彰明较著。

本书试图通过描写几个家庭的遭遇，说明人生没有迈不过的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真善美的人生价值观；也从一个侧面揭露“左”倾错误思想的毒箭是如何射中人们胸膛的。

为了纪念离开故乡六十周年，本人不揣文字的拙劣、粗糙和写作能力的低下，毅然决然撰写《坎坷》第一部《故园春梦》。“一切的写作都是自传”，名人说。本书既是小说，也可以说是“传记”。说它是小说，是因为不少细节是虚构的；有的人名也非真名。说它是传记，是因为它是“原生态”小说、记实小说，所写的内容是基本符合当时事实的。

以上是自序。



目 录

一	1	二十五	109
二	7	二十六	114
三	13	二十七	118
四	21	二十八	121
五	25	二十九	125
六	32	三十	129
七	37	三十一	132
八	47	三十二	137
九	52	三十三	141
十	54	三十四	144
十一	56	三十五	147
十二	59	三十六	153
十三	62	三十七	159
十四	65	三十八	162
十五	67	三十九	165
十六	72	四十	169
十七	74	四十一	172
十八	81	四十二	176
十九	85	四十三	179
二十	88	四十四	181
二十一	92	四十五	184
二十二	95	四十六	191
二十三	99	四十七	195
二十四	102	四十八	198



四十九	203	七十七	304
五十	205	七十八	308
五十一	209	七十九	314
五十二	212	八十	320
五十三	216	八十一	324
五十四	219	八十二	328
五十五	222	八十三	332
五十六	224	八十四	334
五十七	227	八十五	337
五十八	230	八十六	341
五十九	233	八十七	344
六十	236	八十八	348
六十一	238	八十九	354
六十二	242	九十	358
六十三	246	九十一	361
六十四	250	九十二	365
六十五	255	九十三	368
六十六	258	九十四	373
六十七	261	九十五	376
六十八	264	九十六	379
六十九	267	九十七	382
七十	270	九十八	385
七十一	274	九十九	389
七十二	279	一百	392
七十三	284		
七十四	291		
七十五	296		
七十六	300		



春天里的一个夜晚，漆黑不见五指。位于广东省饶平县浮滨区大榕铺村西边的一个小庄园——旧寨园——象是被一张巨大的黑幕包裹着，笼罩在夜色如霭的氤氲之中。四周田野里青蛙发出呱呱呱的声音，千万只昆虫发出吱吱吱、唧唧唧、吱吱吱的声音，整个田野如同交响乐团在奏一曲交响乐。清风轻轻地梳理着园里的柑树和芭蕉树的“头发”。

旧寨园偏西方向的一间简陋的平房里，一张半新旧的猪笼床上睡着一对夫妻和一个一岁多的男孩。男人名叫张竞生，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剪平头，两鬓灰白，但脸膛黝黑，精神矍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睡在他身旁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叫黄冠南，才二十四、五岁，脸稍圆，白脸皮，剪着齐肩短发，精神显得有些疲惫。夜深了，她仍然睡不着，一双睿智的、明亮的眼睛滴溜溜地盯着她身旁的儿子。婴儿是他俩的第一个儿子，才一岁多，刚学会走路，脸稍圆，象她母亲，大大的眼睛透出聪慧和天真。这时，他睡得正香，发出咕噜咕噜的轻微鼾声。

冠南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她只听见睡在她身旁的丈夫呼噜呼噜的鼻鼾声和田野的蛙声以及昆虫声，偶尔还听见滴达滴达的时钟声。这时，一阵呜呜呜的狗吠声把她吓了一跳，她把头埋在被子里不敢动弹，接着，她本能地用手拉住丈夫的脖子，把丈夫拉醒了。丈夫温柔地用手背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小声地说：“时候不早了，快睡吧。”

“我好害怕，怎么也睡不着。”冠南揭开蒙在头上的被子，嗫嚅地说，“这可怕的地方怎样过日子呀！”

“别怕，”丈夫安慰她，“你会慢慢习惯乡间的生活；再说，有什么事情有我扛着，你不用担心。”

她不说话了，但心里仍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无法平静下来。往事象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出现在她眼前……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八月，广州陶陶居酒店。豪华的酒店门



口用大红纸写着：“张黄联婚”四个大字。竞生和冠南站在酒店的一边，伴郎和伴娘站在他俩身旁，迎接参加婚礼的亲朋和贵宾。中等个子的竞生穿着一套从法国带回来的洁白色的西装，打着红色带花纹的领带，西装上衣敞开着，衣领上别着一枚纪念章。他剪着齐整的平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双眼炯炯有神，神情十分兴奋激动，他挺着胸膛，头微抬，显得英俊威风。站在他身旁的新娘，穿着浅褐色的衬着一朵朵白色小梅花的旗袍，剪着齐肩短发，脸上化了淡淡的妆，脸庞因激动而显粉红色，有如荷花盛开；双眼闪着诱人的光芒，涂了胭脂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笑脸迎人。

宴会快开始了，亲朋和贵宾一个个进入宴会厅，每走进一位亲朋、贵宾，夫妻俩含笑鞠躬，并说“谢谢光临”。进门的亲朋、贵宾向夫妻俩说一些祝贺的话，如“祝贺您俩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等等。最后进门的是冠南父母。当父母进门时，新郎新娘亲切地叫一声“爸、妈”。父母和他俩亲热地拥抱。远在饶平浮山大榕铺村的竞生父母及其他亲友，因打仗和交通不便，未能来穗参加他俩的婚礼。

这时，宴会厅响起悠扬的乐声。随着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主持人和证婚人站上了主席台，新郎和新娘也站在主席台上。主持人手拿麦克风，声音宏亮地说：“今天，我们很高兴地在这里，为一对新人举行婚礼。现在我先介绍一下，”他指着新郎，“新郎张竞生先生，广东饶平县人，留法哲学博士，是潮汕地区第一位博士，在此之前，曾任汕头金山中学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二十年代写过许多著名文章，出版过许多名著。”他停顿了一下，又指着新娘说：“新娘黄冠南女士，广州岭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是一位贤淑聪明的女中豪杰。”主持人说到这里，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再介绍一下，”主持人指着站在他身旁的证婚人，说：“这位贵宾是邹鲁先生，是新郎的同乡好友，也是新娘的好朋友。现在是他俩的证婚人。他是国民党中常委，曾任过中山大学校长、省财政厅厅长。”

邹鲁穿着浅灰色西装，打着桔黄色领带，脚着锃亮的黄皮鞋。



他中等个子，圆脸稍胖，神采奕奕。他对主持人说的话，有礼貌地点点头。“我不但是证婚人，我还是媒人哩，”他风趣的话惹得台下一片笑声，“是我介绍他俩认识的。他俩一位是鼎鼎有名的大博士；一位是贤淑的学士，门当户对，天设地造的一对。我祝愿他俩白头偕老。”

一阵悠扬的乐声响起。主持人对着麦克风嚷道：“新郎新娘交换礼物。”新郎慌忙把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一枚钻石介指戴在新娘左手无名指上；新娘接着将一枚白金介指戴在新郎左手无名指上。这时台下参加婚礼的青年人欢呼起来，有人高声嚷道：“亲一下、亲一下！”新郎很快反应过来，他走前两步，热烈拥抱新娘，两人亲热地接吻。台下又欢呼起来，响起雷鸣的掌声。冠南稚嫩的脸上飞起两朵美丽的红云……

冠南想到这里，激动地从床上坐起来。竞生这时也醒了，他见妻子坐起来，他也坐起来，温柔地对妻子说：“怎么啦，睡不着啦？你初来这里不习惯，这里不同省城啊。这里是偏僻山区，没电、没自来水，买东西要走十多里路，很麻烦。但这里比省城安全，日本鬼子很难到这里来。”

“我睡不着是因为我刚刚想到我俩在省城结婚的那段美好日子。现在，回到这鬼地方，我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也许过些时候会习惯起来。”冠南说出心里话，心里好象舒服了许多，“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回到这鬼地方，咦……”竞生理解妻子的苦衷，她毕竟是城市小姐，没吃过什么苦，怎么能一下适应这落后且偏僻的地方呢？

冠南祖籍在开平，开平有许多美国华侨。冠南的祖父也是美国华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开平举家迁至广州，在广州买房，繁衍子孙。他父亲生育了好几个子女，冠南排行老三。父母见她自小聪明好学，供她从小学念到大学毕业。她大学毕业不久，经她父亲好友邹鲁介绍，与竞生结婚。

这时，他俩一岁多的男孩张超醒过来，呜呜呜地哭起来。冠南忙起身。竞生也赶快起身，点亮了小煤油灯。冠南抱起小孩，呵呵地哄他，轻轻地拍着他的屁股。然后抱到尿盆旁，嘘一嘘一嘘地催他拉尿。拉完尿，小孩不哭了，她又抱回床，换了一块尿布。接



着，她用右手轻轻地拍着小孩的胸脯，哼着儿歌，哄小孩入睡。

竞生用煤油灯照一下从法国带回来的袋表，打开盖子，看了看，对冠南说：“现在两点多钟，快睡吧。”冠南回到床上，但仍然没有睡意。她又抱怨说：“要不是日本鬼子打到广州，我也不会回到这地方。”

“日本鬼子不会打到我们这里了！”竞生十分自信地说。

“你怎么知道呀？”冠南不服气地反问道，她内心充满对日本鬼子的痛恨，说话声音高了一些。

“依我判断，”竞生十分中肯地分析说，“日本鬼子虽然野心勃勃，想一下灭亡中国，实现它的‘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但我国幅员辽阔，山区地势险要，它兵力有限，战线又拉得很长。象我们这样的山区，离城市较远，交通又不便，它的魔爪够不到。再则，我们的国军、共军及其游击队四处出击，沉重地打击这些侵略者，挫伤它的疯狂气势。因此，它想不断扩大侵略范围，灭我河山谈何易啊！”竞生侃侃而谈，全无睡意。

“它不是打到广州，占领汕头市吗？”冠南对竞生的话将信将疑，“汕头离俺饶平才几十里路呵！下一步会不会……”冠南不敢说下去。

“你尽管放心，”竞生安慰她说，“我听说，我们准备组织抗日自卫先锋队，它胆敢跨进饶平一步，叫它有去无回！”他咬着牙，语气十分坚定。

“省城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他亲戚，至今没有音讯，我真担心他们的安全。”冠南忐忑不安地说。

日本鬼子入侵广州的往事，又浮现在她脑海。她的双手攥紧拳头，双眼射出愤怒、仇恨的光芒。

轰、轰、轰……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机半夜投下的炸弹在广州城内接连爆炸，浓烟滚滚，火焰冲天，许多房子瞬间土崩瓦解。未倒的房子有的被震裂，有的玻璃被震碎。东山区的房子有一幢被炸后，引发大火，浓烟夹着被烧的东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被炸死的尸体遍地。一位老太婆跪在被炸死的亲人身边呜呜地哭泣。救火车、救护车的凄厉声音划破夜空。



冠南和竞生在睡梦中被爆炸声惊醒。她紧紧地抱住才几个月大的小孩，恐惧地对睡在身边的丈夫说：“竞哥，我们这里，总有一天被炸，我们该怎么办？”

“广州这么大，不会炸到我们这房子的，它哪有那么多炸弹；可能炸后不久，它的步兵入侵。”竞生回答说。

“我是问你怎么办呀？”

竞生反过来问她：“你说该怎么办？”

“竞哥，与其在此被炸死，不如趁早逃亡；慢了，想逃也逃不了。”冠南悲伤地流下眼泪，竞生忙拿手帕给她揩眼泪。

“逃到哪里呢？”他想说带她回汕头潮洲家乡，怕她不同意，因为娇妻是大房闺秀，怕她吃不了苦；如果不回家乡，又去哪里呢？去开平妻子老家吧，那不行。那里的房子早卖掉，亲戚几乎没一个；再说，开平是平原地带，日本鬼子很容易入侵，因此，回开平也是死路一条！他想了很久，最后，他用试探的口气说：“我带你回家乡饶平好吗？”

“回家乡？假如日本鬼子打到俺家乡哪怎么办？”冠南不以为然的说。

“不会的，”竞生自信地说，“俺家乡地处偏僻的粤北山区，那里交通不便，离汕头市有几十公里远。敌人很难打到我们这里。因此，我认为家乡那里是安全的。”

冠南觉得丈夫分析得有道理，心里开始动摇。她想：回家乡避难，总比在广州等死要强。但是她仍未下决心，因为她出生在广州，她的亲人大都在广州，她自小在广州生活读书，这叫她怎么能一下放弃呢？

竞生摸透妻子的心思，他谆谆地诱导她，说：“南妹，我们回家乡只是暂时避难，等日本鬼子被打败了，我们就重回广州。你说好不好？”

冠南的情绪高涨起来，说话声音宏亮：“好是好，但什么时候能打败日本仔？”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竞生语气坚定地回答，“因为日本是侵略者，失道寡助；而我们是被侵略的，我们的抗战是正义的，得道



多助。因此，我们最终必胜！”

冠南被丈夫说得口服心服。但她又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我父母不放我走呢？”

“这好办，我跟你一起去跟爸妈说清楚。”他俩随即去见父母，告诉父母他俩的想法。却遭到父母的反对。父亲对冠南说：“你若回到饶平，饶平很偏僻，离省城很远，以后很难再回广州了。”母亲流着泪说：“你从小娇生惯养，没有吃过什么苦，你去到乡下能挺住吗？”

“妈，请你放心，有竞哥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什么苦我都能扛住。”冠南显得很坚决。

竞生对岳父说：“我带南妹回饶平，一则是想让她过平安愉快的生活；再则我想回家乡办实业，为家乡父老乡亲做点好事，请爸理解。”

父母见他俩这么坚决，也不再反对。但母亲仍放心不下，对冠南千交代万嘱咐：“你自小身体不大好，现在患有风湿病，你去乡下能吃得消吗？”

竞生替妻子回答道：“乡下的空气比省城新鲜，我们家乡不是很潮湿，冠妹回到那里，只要多活动，抵抗力会增强，她的风湿病会慢慢好起来的。”

他俩最终说服父母。挥泪告别父母和兄弟姐妹。在春天到来之际，他俩颠簸了几天，终于回到了饶平县浮山区大榕铺村，开始了暂新的生活。

冠南的回忆被屋外树上一阵咕咕咕的猫头鹰的叫声打断了，她第一次听到这样可怕的声音，吓得蜷缩成一团。

“别怕，”竞生轻声地说，“那是猫头鹰的叫声。它是一种益鸟，晚上专门找老鼠吃，因为它的头象猫，身子象老鹰，所以叫猫头鹰。”

冠南听丈夫一说，紧张的心弦放松了，把头从被子里伸出来。她为自己胆小感到害羞和可笑。这时小孩又醒过来，呜呜呜地哭起来。冠南慌忙抱起小孩撒尿，然后抱回床上。哦哦哦地哄儿子，让他重新入睡。她也太累了，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回到省城，见到了父母，父母和她相拥而泣。母亲哭着对她说：“你走后，日本鬼子天天来轰炸，我和你爸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你回乡下比这里安全得多吧？”

冠南笑着对母亲说：“那里的确比较安全。我回去后，还没有见到日本飞机。但乡下太落后，没电没自来水，有时，我觉得很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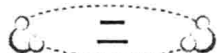
母亲用手帕揩去眼泪，安慰她说：“那里安全就好。乡间生活会比城市艰苦，你要学会吃苦。你安心在那里生活吧，别挂念我们。”

母亲说到这里，日本飞机又来轰炸。轰轰轰！爆炸声把冠南惊醒过来。她本能地抱住丈夫的脖子，惊慌地喊道：“竞哥，快救救我！”

竞生被吵醒，温柔地搂住妻子，安慰她说：“别害怕，有我哩！”

“我刚才梦见回到广州，日本飞机来轰炸，把我吓死了！”

这是冠南在旧寨园度过的第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小孩哇哇哇的哭声弄醒了竞生和冠南。他俩睁开眼睛见天已大亮，慌忙起床，冠南给小孩撒尿，然后走出卧室，来到门外走廊，盥洗完毕。冠南对着镜子梳了头发，发现自己脸色不好，对刚走出卧室的丈夫说：“竞哥，你看我脸色多难看！这地方真的不适合我们住呵。”

竞生仔细看了妻子的脸色，温和地说：“没什么，可能你昨晚没睡好；过几天慢慢适应这里环境，就没事了。”

冠南转过头来，继续照镜子，她越看越觉得几天时间人变憔悴了，她瞧瞧自己的眼睛，有些红肿，心里很不痛快，她转过身来，对丈夫发牢骚说：“你总在安慰我，你不看看我现在很憔悴。我能挺得住吗？”她顿了顿，继续说：“省城什么都方便。这里我寸步难行，没电、没自来水，又不懂闽南话（潮州话），简直成了哑巴、



聋子，哎，早知如此，不如不回来。”

“南妹，”竞生开导她，“这里确实比不上省城先进方便，但这里比省城安全。而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呵！”

“你说的道理我也懂，可就是转不过弯来。”冠南为自己辩解。

“慢慢你就会转过弯来的。”竞生语气缓慢、低沉。他想：妻子一下离开大城市，来到这偏僻落后的山村，思想不容易转弯，这是情有可谅的。自己从法国回国，一下子也不适应国内生活。还是顺其自然吧。

这时保姆阿英来到卧室，对他俩说：“张先生、张太太，早餐做好了，请到餐厅用餐。”

竞生转过头来，对阿英说：“阿英，我俩是你哥哥、姐姐，以后不要叫先生、太太了，就叫我做阿哥，叫冠南做阿姐好啦，这样，显得亲切些，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

“知道了。但不好叫出口。我只是个婢女，不配做您俩的妹妹。”阿英自卑又真诚地说。

“不要这样说。不用客气。你在我们家里是重要的一员，家务事主要靠你做，你的劳动应得到尊重。”竞生坦诚地表白，使阿英深受感动。

他俩说的话，冠南如鸭子听雷，根本听不懂；阿英返回厨房后，冠南问竞生刚才和阿英说些什么？

“我对她说，我们是一家人，以后别叫先生、太太，就叫我做阿哥，叫你做阿姐。”

“这样好呵。阿英人老实、勤快、善良，做我们的妹妹太好啦！”冠南高兴地说。

说完，他俩从卧室向东，沿小路走到厨房前面的餐厅，坐在餐厅的小椅子上。餐桌是一张矮矮的长方形木制的旧桌子。阿英端出稀粥、馒头和一小碟酸咸菜。竞生肚子实在饿了，端起稀粥，再用筷子夹点咸菜，咕噜咕噜地很快就把一碗稀粥喝光，他又抓起一个馒头啃起来。他吃得津津有味。这是家乡的美食啊！离开家乡好多年了，在外面几乎没能吃家乡的东西。在国内大城市和法国，早餐多数吃面包牛奶鸡蛋等高蛋白的东西，这些东西吃腻了，不如家乡



的美食好。

冠南拿起一个馒头啃了一口，没法咽下去，把剩下的馒头放在桌子上，说：“这东西能吃吗？”

“怎么不能吃，”竞生笑着说，“你刚来可能吃不惯。那就吃稀饭吧。”

冠南端起稀饭。竞生用筷子给她夹一点咸菜。她勉强把粥喝了。

“阿英”竞生朝厨房方向叫一声，这时，阿英正在刷锅子，“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

“阿哥阿姐，你们先吃吧；我等下再吃。”阿英不好意思跟竞生和冠南一起吃。

竞生见阿英不愿出来，也不再勉强。他吃完了馒头，对在厨房里的阿英说：“你吃完早餐，到村里叫张保长来一下，我请他办点事。”阿英“嗯”一声。

过了一顿饭工夫，张吉昌保长来到旧寨园。

他一见到竞生，首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连声说：“博士好！博士好！您回来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这是大榕铺村的福气；夫人从大城市来到家乡，真不容易。”说着，他转过身来，面朝冠南，鞠了一躬，说：“夫人好！”

冠南懂得他说的意思，脸倏地红起来。这是第一次人家称她为“夫人”啊！

阿英从厨房里端来了茶壶、茶杯和一罐茶叶，又端来一瓦罐开水，冲起茶来。铁观音的茶香顿时飘散开来。竞生对吉昌保长说：“今天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你，就请你喝茶；我在法国喝不到家乡的茶，经常喝的是咖啡和牛奶。”

吉昌端起茶杯喝起来，他赞道：“真是好茶，我好久没喝过这样好的茶了。”

冠南一面喝茶一面打量正在喝茶的吉昌。她见吉昌个子不高，稍胖，很粗壮，脸膛黑里带红，眼睛明亮透着狡黠。身穿土布上衣，蓝长裤，光着脚，脚掌大而长，与他的个子有点不相称。

提起张吉昌，人们都说他会唱“红白”两出戏。所谓“红白”